



擷取靈剔夢幻

尋覓不滅永恆

黑夜的彩虹

優雅訴情

凱冷姍

溫馨寫意



小說族叢書
200

黑夜的彩虹

凱冷姍著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發行

黑夜的彩虹／凱冷嫻著．——第1版．
——臺北市：希代，1993[民82]
面；公分．——（小說族叢書
；200）
ISBN 957-544-590-2(平裝)

857.7

82007860

黑夜的彩虹

作 者：凱冷嫻
發行人：朱寶龍
行政總編輯：林淑華
執行主編：冷麗娟
出版者：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社 址：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
聯絡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電 話：7911197·7918621
電 傳：出版部／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發行部 7955825
郵 撥：0017944-1
排 版：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5363181 傳真／(02)5367810

1993年12月第1版第1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779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蕭雄淋律師、李永然律師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ISBN 957-544-590-2

本書禁止出租，否則進行法律訴訟

※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包含繁體字、簡體字。凡
本著作物任何圖片、文字及其他內容，均不得擅自重製、
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否則一經查獲，必定追究到
底，絕不寬貸。

Printed in Taiwan



悠揚的琴聲
如泣如訴
宛似夢中小溪
淙淙傾吐
愛妳的告白

擁抱永恆……

凱冷姍

有一句流行很久的廣告詞：「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這一句話的信徒，但是，我相信在大多數人的心裏，應仍在企求著一份天長地久的愛情吧？！

然而，我選擇相信永恆。天長地久不見得就是永恆，有太多太多的外在因素，面對不可預見的未來，天長地久的誓言，就像寫在水面上的承諾，不待風

起波興，一切又皆歸於枉然。

而永恆則不，它不需要用「長」、「久」來衡量，只要到了真情的極致，即使是在電光火石的一瞬，便可爆發出足以與星辰亙古的光輝。這也不是「曾經擁有」式的攫取，只要是擁抱永恆，就不會有「曾經」的喟嘆。



真摯的愛情應該是永恆的，不在乎肉體的天長地久，也不會只是精神的曾經擁有。永恆是一個點，看不見也摸不著，可是如果用心去體會，它就存在於一念之間，是我們永難磨滅的記憶，即使當心跳停止、細胞枯朽時，它仍隨著靈魂在天際遨遊。

它並沒有型體和屬性的限制，整個宇宙就是一個不滅的整體，但一粒細沙也可謂為永恆，若我們能讓心靈突破肉體或是恐懼所設下的障礙，展現在眼前的就是誰也奪不走的永恆。

❖
❖
❖

在真正自由的心靈裏，為什麼黑夜中不能出現彩虹？理智、知識和肉眼，告訴我們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就真的不存在？其實，只要願意，每個人的身旁隨時都可以見到永恆的彩虹！這不是癡人說夢，更不是風花雪月的嚙語，誰都知道平日所稱的彩虹，不過就是光影的折射，只要光源不滅，彩虹就永遠存在，只是不能憑藉肉眼看見罷了。

如果一直等待雨幕的幫助，彩虹只能是短暫、美麗的幻影，若能夠用我們的心來捕捉平淡的光線，誰說那不能發散出七彩的豔麗光譜，將一瞬幻化成永恆，擁抱在懷裏？

楔子

絕美的旋律像是一彎清泉，淙淙地從那把四分之一的小提琴上流瀉出來，床上的女人雙眼微闔，漆黑的長睫毛和她足以與床單媲美的臉龐形成強烈的對比。

喔，卡爾，你應該看到的，我相信你一定會比我更驕傲的！想起她摯愛的丈夫，女人忍不住心中的激蕩，一陣不可抑遏的疼痛，使得她原本單薄的削肩

劇烈地抖動了起來。

琴聲軋然而止，一個細嫩的嗓音驚慌地叫喚著：「媽媽！」

「寶貝，不要緊的。」長長的黑睫毛揚了起來，注視著眼前和她相似的一對黑眼睛。

「是不是很痛？」小孩並不理會媽媽的安慰，爬上凳子，倒了一杯水遞給母親，看著她服下一把醜陋的藥片。這些日子以來，他已經學會了要怎樣讓媽媽舒服一點。「要不要我叫護士阿姨來？」他仍然不放心，小眉頭微微蹙著。真像他爸爸！女人發現即使在全身撕裂似的疼痛的情況下，她仍然毫不費力地就彎起了嘴角，這個孩子是她生命的支柱。

看到母親的微笑，小男孩的眉頭鬆了鬆，臉頰上也露出一朵可愛的酒窩。

「再為我奏一曲，」她的長睫毛又不勝負荷地落下，虛弱的低喃像是在夢囈，「一首快樂的曲子。」

「當然，媽媽。」他承諾著，回想起今天在收音機裏聽到的曲調。

這是首快樂的曲子，像是夜鶯在林間穿梭。女人的笑容又悄悄的浮起，這孩子又直接擷取他聽到的任何音樂，她實在應該提醒他，莫札特當初並不是爲了小提琴寫這首曲子的。

可是誰在乎呢？孩子敏銳的音感讓他成功地用小提琴演奏，而且還多了一股特殊的韻味。她使勁撐開沉重的眼皮，愛憐地看向一臉嚴肅的小男孩，淺淺的金髮散落在他的額上……它們以後會不會變成深深的麥金色？和他爸爸一樣？

突如其來的疼痛打斷她的冥思，讓她好不容易鬆懈下來的身體又抽緊了起來，並在她的臉龐刻下痛苦的深紋，止痛藥對她似乎也起不了什麼作用了。她咬緊牙關沒有出聲，但是母子間無法磨滅的心靈牽繫，仍讓專心拉琴的孩子倏然睜大雙眼望向她。

悠揚的琴聲依然持續著，但是原本明亮的旋律已經籠罩上一層惶惑哀傷的色彩。相同的感情表現在他深黑的眸子裏，浮現出不是他這種年紀的孩子該有

的憂愁。

「停下來。」她壓下心中的傷痛，故意用責備的語氣說道：「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他搖搖頭，擔心地看著媽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

「這是莫札特的小步舞曲，應該是很輕快活潑的。」看著孩子，她的聲音忍不住放柔了，「我知道你心裏難過，寶貝，可是如果你要做個小提琴家，就不該讓自己的心情影響曲子原來的情感，你懂嗎？」

「是的，媽媽。」小男孩的唇哆嗦著，但仍然聽話地用下頰抵住琴，凝神拉了起來，輕快的琴音讓母親的心更痛了。

天啊，她怎麼可以用那麼高的標準要求這麼小的孩子？可是她的時間不多了，上帝已經寬容地將她的生命由醫生預言的一個月，延長到奇蹟似的一年。她得把握每一秒鐘，把卡爾和她畢生所知都教給他！

她排除心中的歉疚感。除了她的黑眼和卡爾的金髮，他更承襲——或者更

恰當地說，是超越了——他倆的音樂天賦。這份天賦是詛咒，也是祝福。它剝奪了他享受正常童年的機會，但卻賜予他能夠撫慰人心的力量……她只希望未來這份力量也能撐住他本身，代替母親的照拂。

「別讓哀傷影響你。」她喃喃地說道，滿意地發現即使聲音微弱，孩子靈敏的耳朵還是聽見了她的話，琴聲更加明亮暢快了起來。

慈悲的上帝呀，她強烈地祈禱，希望天堂的存在。那樣她就可以和親愛的卡爾攜手，從雲端俯視他們的兒子穿著筆挺的晚禮服，在卡內基大廳演奏。噢！她現在就可以想像他那時候的樣子。

一股倦意襲上她，隱隱的抽痛在她習於更大痛苦的身體上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妨礙，或許是止痛藥終究發揮了功效，也或許是無情吞噬她體內器官的癌細胞決定暫放她一馬。不管怎樣，她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機會，在琴音的伴隨下沉入無知覺的睡眠。

❖ ❖ ❖

「她大概熬不過今晚了。」巡房的護士口無遮攔地說。

「噓！」另一個護士推了她一下，示意別在孩子面前說這些。

「欸，沒關係啦！」第一個護士並不認為那個像瘋子似的持續拉了兩個小時小提琴的小孩聽得見，或是聽得懂她在說什麼。「妳聽，他的琴聲仍然快樂悠揚。」

第二個護士遲疑了一下，她不能否認這點。但是同情使她開了口，「真可憐，他還這麼小就要失去母親。」

「以後還不知道會怎麼樣呢！」第一個護士也壓低了嗓音，「他的父親早就死了，我聽說他沒有什麼親戚可以照顧他。」

「天！」

「不過妳也別擔心啦，」第一個護士繼續道：「至少他還有一筆豐厚的遺

產。」她打量這間有著隔音設備的特等病房。

「噓！」第二個護士再次要她噤聲，還更使勁地扯她的手。第一個護士不耐煩地準備開口，但她先看到了另一個人臉上驚愕的表情。

「上帝！」順著她的視線望過去，第一個護士也忍不住瞪大了眼睛，口中喃喃地祈禱著。她從不曾看過這種景象。

那個小男孩仍然拉著同一首舞曲，但是大顆大顆的淚珠，從他半閉的黑眼睛裏無聲地淌了下來，沿著臉頰滑到小提琴上，彷彿是小提琴本身的淚水。看來那孩子不僅全聽見，而且還聽懂了她們的談話。

但是真正令她們震驚的不是這個，而是那首依然輕快，像陽光跳動的金芒似地照亮整個白色房間的旋律。

來自一把五歲孩子的手中，流淚的小提琴上的旋律……

